

# “蜜橘之乡”南丰，那些“安不忘忧”的橘农

本报记者李洪磊

“南丰的房价，跟抚州市里差不多了呢。”程俊是江西南丰县的一名基层干部，长期与橘农打交道的他，对南丰蜜橘产业状况熟稔于心，“至2017年，全县蜜橘种植面积达70万亩，综合产值近120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2万元，连续8年位列全省第一。农民收入三分之一来自蜜橘产业。这些数据，都写在蜜橘产业园的墙上呢。”

被誉为“蜜橘之乡”的南丰，蜜橘产业确实已经做得足够大——全县橘园百亩以上的家庭农场达1000多家，300亩以上的大型园艺场200多家，蜜橘专业合作社500多家。南丰县还有一支多达3万余人的蜜橘经销商队伍，活跃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水果市场。但南丰橘农并没有躺在已取得的成绩上睡大觉，不少橘农安不忘忧，积极为县里出谋划策，努力把南丰蜜橘做得更强。

王鸿兵的办公室就在南丰县鸿运果业公司的选果车间里。记者到达公司时，王鸿兵正

在跟南昌海关驻抚州办事处的两名干部商谈办理出口货单的事情。前几天，他刚刚去了一趟俄罗斯，和莫斯科的客户商议让蜜橘上中欧班列。尽管一路奔波下来，嗓子有点沙哑，但他依然尽量大声说话，“别让机器声影响到我们。”

鸿运果业是南丰首家走出国门的企業，一年销售额有9000多万元。“多亏了县里多年支持，企业才做到今天这么大。海关同志们也上门服务。过去，有一些蜜橘到了口岸被发现不达标，进退两难。如今，海关直接上门，按照出口标准提前检查，及时解决问题，大大方便了咱们。”王鸿兵说。

上世纪90年代，王鸿兵带着两筐蜜橘闯荡深圳，打出一片天地。如今，把日常经营工作都交给女儿和女婿打理后，他自己当起了“军师”。“在蜜橘行业里干了几十年，还是有些积淀的。”作为市人大代表，王鸿兵提的建议也多与蜜橘相关，“要打造南丰蜜橘的产业路路器”，依靠市场大数据，由政府主导建立南丰蜜橘的标准化生产体系，改变各自为

战的局面，南丰蜜橘才能更强。”

与主攻蜜橘销售的王鸿兵不同，赵福林则看准了蜜橘深加工。在他看来，“南丰蜜橘外销以鲜果为主，附加值不高，对市场的抗打击能力不强。如果赶上行情不好，大的橘农一年甚至会亏本三四百万元。而南丰蜜橘的深加工行业比较薄弱，相对来说，发展空间更大。”

事实上，南丰县已经开始布局蜜橘深加工了。早在2010年，县里就支持赵福林建立了蜜橘深加工企业桔花香公司。“建厂、融资、找市场，县里都帮了不少忙。刚投产时年产值才二十多万元；现在，公司年产值已经到了六千多万元。下一步，希望县里继续发力深加工，进一步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让企业抱团发展。县里带头闯，我们也有信心为南丰蜜橘的深加工做出几个大企业来。”赵福林说。

“不光是深加工行业。县里还把蜜橘产业与旅游、商贸发展等相融合，推进蜜橘产业促一接二连三”。去年，全县仅蜜橘旅游收入就有30多亿元呢。”在旁的程俊插话说。赵福林、王鸿兵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出生的，算是老橘农。而在新橘农里，也不乏有长远眼光的。1985年出生的韩学印，个头不高，身体却很精悍，握手的力气很大。他的父亲韩老细，是2000年时的蜜橘擂台赛的“霸王”称号获得者。“我18岁就外出打工了，年轻人嘛，总还是想出去闯闯。”韩学印说，“回来后才发现，原来家乡的蜜橘产业体量这么大，前景这么广阔。”

韩学印家在市镇翠云村韩家堡村小组。全组一百多户，至少80户从事蜜橘产业，“村里有三四十个年轻人在家工作，出去打工的很少。我们年轻人也想把蜜橘这个‘老本行’做好。韩学印说，我有一个发小，不到县里规定的采摘日期就提前摘了，被我骂了一顿。如果你不诚信，坑人家一两年，第三年就是傻子也不会跟你做生意了。”

目前，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为南丰蜜橘带来了新的契机。年轻人总是更容易接纳新事物，“在县里支持下，南丰一批年轻人刚刚成立了电商协会，我也加入了。我们希望能在线上进一步打开销路，把更多的效益留给橘农。”韩学印说。

# 在河南农田守望“循环农业”的日本老人

新华社郑州12月24日电(记者张浩然)“请把我的坟墓准备好，我要死在这里。这是川崎广人飞回中国、见到李卫说的第一句话。

李卫是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小刘固农场的主人。听到这句话，她被川崎的决心感动了。小刘固农场位于黄河滩区，附近隆起的黄河大堤不见尽头。

今年72岁的川崎来自农业和渔业较为发达的日本岩手县。目前，他在中国拥有27万的微博粉丝，而在4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300。正是通过微博，不少中国人第一次听说了川崎，并逐渐了解“堆肥”“循环农业”背后的故事。

川崎在大学毕业的是农业经济，后留学印度尼西亚取得硕士学位。从农业研究所辞职后，他长期在日本一家涉农消费合作社工作。退休后，他于2009年受邀在青岛农业大学工作一年。在青岛的那一年，他吃惊地发现，中国很多农村的家畜粪便未经处理就被撒到田里，甚至丢弃到河沟，造成污染。此外，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板结，影响了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

他终于找到了发挥余热的地方，决心在中国推广循环农业。“白求恩是为了中国的医疗，我是为了中国的农业。”

“最初跟爱人说要来中国工作，她还以为我不爱她了。”川崎广人笑着说。

2013年，67岁的他背着30多公斤的行李开始在中国寻找开启循环农业梦的农场。从甘肃一路东行，知音难觅，直到因朋友介绍来到李卫的农场。

曾是报社记者的李卫，从父亲李敬斋手里接过养猪场后，便试着将其转型为有机农产品种植农场，她的投资不小却老打不开市场。

“我和川崎的想法都是做循环农业，但之前我只知道循环，没想到深加工。但川崎让我把小麦打成面粉、压成面条出售，把我的思路打开了。”李卫说，按照川崎的方法施肥后，农场的小麦长势十分喜人。

川崎愿意扎根在他雪中送炭的农场，但由于目前堆肥成本高、使用不便，一开始推广并没



▲川崎广人在小刘固农场的蔬菜大棚内整理西红柿的挂绳。新华社记者张浩然摄

有想象中顺利，还因生活差异遇到不少难题。

头一个就是语言。学中文时川崎已经63岁了。小刘固村村民李海涛笑着说：“刚来时是冬天，有次他给了我一张纸条，写的是你带我去洗澡，我就带他去县里了，他喜欢洗澡。”

2015年冬，一场暴雪压塌了35座大棚，损失惨重。川崎发出的求助微博，帮助农场几天时间卖出近7万元农产品，这些不用农药和化肥种出来的产品得到很多好评。

因祸得福，农场经营的淘宝店的收益也开始明显上升。曾濒临破产的农场，因为川崎，逐渐有了起色。

但川崎知道，推广循环农业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农场开始组织面向全国的培训，也开始和日本的农企合作，培养年轻农人。

今年刚从河南师范大学毕业的刘炎说：“明年我准备去日本的农企学习两年。”

而18岁的巨正加和19岁的拉毛加这两个藏族小伙子，正跟着川崎在堆肥厂和蔬菜大棚学习。如今，一大早，川崎便钻进大棚，为西红柿剪枝、整理挂绳，而他招来的年轻人则在一旁帮忙。

时值寒冬，农场的麦田里冷风刺骨，大棚内则温暖如春。1500多粒来自日本的西红柿种子“立夏”，正在育苗盘里吸取养分，预备着破土而出。

# 酒泉：『魔法大棚』让戈壁变菜园

据介绍，酒泉市像总寨镇这样的戈壁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共有39个，总面积达5.5万亩，每亩收入可达6万元至8万元。当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加入创业的队伍。根据《酒泉市戈壁生态农业发展总体规划(2018年-2022年)》，到2022年酒泉市将建成戈壁设施农业20万亩。

戈壁变粮仓，这已不是天方夜谭。科技正在改变这里贫瘠荒芜的旧貌，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武器”。(记者任延昕、李笑)据新华社兰州电

# “秸秆大县”不见“火烧连营”，秘诀何在

新华社长春12月25日电(记者陈俊、刘硕、徐子恒)吉林省梨树县是闻名全国的产粮大县，耕地面积达396万亩，每年秸秆产量可达240万吨。曾经，每到秋冬时节农田里秸秆烧成一片，是威胁大气质量的主要污染源。2018年入冬以来，梨树却一直保持着“零火点”纪录，其中的秘诀何在?

“零火点”，靠的不是“一禁了之”

每到秋冬季节，农民因丰收而开心，但梨树县环保局局长王韞的心却开始悬了起来。“农民习惯于把秸秆在地里直接烧掉，经常遍地开花，火烧连营。2017年有一天曾出现过60多个火点。”

基层干部为了“堵”住“烧秸秆”费了不少周折。四棵树乡党委书记王野说，2018年的力度尤其大，不仅在村屯拉横幅，向在校学生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无死角”地宣传禁烧，还成立了乡、村、组三级执法小组，在田间派专人管护，日夜不停地巡逻。

梨树县委副书记张武说，经过基层干部们不懈努力，禁烧宣传确实取得了明显效果。“但秸秆只靠堵不让烧，并非长久之计，不从根本上解决秸秆的出路问题，农民可能还会偷偷烧。”张武说，近年来梨树县坚持不解推广科学耕作模式，并且搭建起秸秆综合利用产业体系，秸秆逐渐从垃圾变成了资源，这才是实现“零火点”的根本原因。

## 秸秆逆袭，源自一场深刻的种地革命

11年前开启的一场关于耕种模式的革命，使梨树玉米秸秆一步步实现了变废为宝的逆袭。

作为典型的黑土地耕作区，梨树县一度为了追求粮食高产而过度精耕细作，黑土地因此出现严重退化，不少土地从“一两黑土二两油”变成了“破皮黄”。

从2007年起，梨树县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探索秸秆全覆盖还田、浅旋还田、免耕播种等新的耕种模式。这个地处东北腹地的县城，每年都能吸引40多名专家和80多名研究生，其中不乏武维华院士等顶级专家。从春耕一直到秋收，黑土地上常见忙碌的“白大褂”。

“秸秆打碎之后铺在地上，或者浅旋到15至17厘米的表层土壤里，再通过免耕播种机械栽培，采取宽窄行模式，不仅秸秆得到了最大化利用，黑土地也得到了保护。”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说。

据林海镇农业服务站站长程延河等基层农技人员介绍，秸秆还田后形成有机质，连续五年以上土壤有机质可以增加20%左右，减少化肥用量20%。这种模式还有助于保水，秸秆覆盖相当于增加40至50毫米降水。在一块对比试验田里记者看到，采取新模式种

植与传统方式种植的玉米根系深度相差可达20至30厘米。

梨树县种粮大户卢伟说，前些年地里连蚯蚓都罕见。采用覆盖还田模式以来，每平方米达到100多条。“这样种地还能节约整地、翻地的成本，每公顷能省1500元左右。”

王贵满大学毕业35年来一直在梨树县从事黑土地保护研究与实践。在他看来，小小秸秆命运的逆袭，反映出东北耕作方式的革命，以土地永续利用为目的的保护性耕作将逐步取代以过度追求高产为目的的精耕细作。

目前，梨树县全县推广这种新模式的面积达200万亩，相当于140多万吨秸秆留在了地里。梨树的探索不仅造福本地，也逐步推广到省内外的多个粮食主产区，在东北四省区示范推广总面积超过1000万亩。

## 农村改革越深入，秸秆出路越丰富

由于目前秸秆还田技术还无法覆盖全部耕地，还有大量秸秆需要找到出路。

在梨树县十家堡镇龙王庙村，龙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宇正忙着把地里的秸秆打包成捆。从秋收结束开始，他的10台秸秆打包机和十多台运输车每天连轴转，500斤一捆的秸秆打包好之后立即送往周边的发电厂，供不应求。

“现在合作社有50多户农民加入，土地

集中起来管理，从种到收大家不仅有地里的收成，还能从捡拾打捆中赚一部分钱。”张宇说。

在梨树县箭安生物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里，秸秆经过生产线压缩处理后，变成了手指大小的秸秆燃料颗粒。公司负责人张师说，这种燃料燃烧效率高，污染低，每吨出厂价可达500元以上。

除了捡拾打捆和燃料化利用，梨树县还通过玉米秸秆青黄储和压块饲料加工等方式，喂饱了40万头牛和35万只羊。目前全县青黄储秸秆转化量达到10万吨，年产秸秆饲料2万吨，过腹转化解决了牛羊吃不饱秸秆无处放两大难题。

根据测算，目前梨树县的240万吨秸秆中，采取还田、捡拾打捆、饲料化和燃料化加工的总量已经达到199.7万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3.2%，秸秆焚烧的压力大大减轻。

梨树县农业局局长盛天介绍，梨树县今年整合各类资金共6500多万元，专项用于推广秸秆综合利用。

张武说，要想把秸秆综合利用推得更好更稳，更深层的动力来自农村改革。通过土地确权与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等改革，梨树县大部分土地实现了规模经营，卢伟、张宇、张师既是农民，又是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正是由于政府科学引导和这些“新农人”的积极响应，秸秆综合利用推进速度才会如此之快。

# 青铜峡：『购买』环卫提升农村垃圾治理效率

冬日的光明村，田地平整，乡道干净。65岁的叶淑珍坐在一辆小四轮车上，车厢里放着两把扫帚，准备去往下一个清扫点。

光明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叶盛镇，叶淑珍作为“保洁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庄前庄后巡查，把秸秆、木柴、塑料袋等影响村容的各种垃圾“关进”垃圾箱。

“以前冬天一刮风，树叶、秸秆满路上跑，脏得很。但今年，我们每天都要打扫，环境大不一样了。”她说。

自2010年被列入全国首批农村连片环境整治示范省区以来，宁夏不断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农村环保实现了从“无人问”到“有人管”的转变。然而，不同于城市各小区有专门物业公司负责，农村环卫面临主体不明、责任不清的问题。

叶盛镇党委副书记王永锋说，一直以来，农村实行乡镇各自为政的传统环卫保洁模式，主要靠组织村民当义工解决，但一方面不能及时清理垃圾，另一方面也不专业，特别是在污水处理这块。“尤其是在夏天，垃圾堆上一段时间，臭味熏天不说，还招惹蚊虫，容易引发传染病。”

当前，青铜峡市正在全力推进“全域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环境卫生作为乡村的“内在美”十分重要。为此，青铜峡市从2017年开始推行农村环卫保洁市场化运作，山东昌邑康洁环卫集团下属康洁公司以每年1457.5万元的价格“中标”，全面负责城市建成区之外86个行政村及10个社区的庄点、沟渠、林地、主干道、乡道等的卫生保洁和垃圾处理。

青铜峡市住建局环境治理办公室主任杨进华说，通过政府花钱买服务，由专门的保洁公司统一作业标准，统一清运处理，统一管理规范，有效提高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率，同时也解决了“干管不分”的问题，把乡镇干部从组织带领村民整治环境、保洁卫生的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

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完善对企业的监督考核办法。据了解，青铜峡市探索制定了《青铜峡市农村环卫保洁市场化运作考核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建立市、镇、村三级督导检查机制，企业每天自查，村组巡查，乡镇随机抽查，市级主管部门现场调度、月度测评。同时，村民是农村环卫最大的监督主体，政府鼓励他们利用“智能社区”、微信等参与日常环卫考评监督。

“监督实行闭环管理，各级监管单位发现的问题都要一一做记录，建立台账，督促解决，对整改情况也要抽查。”杨进华说，中标企业每月总分是1000分，一旦低于900分，政府就要扣罚其服务费。

康洁公司目前在当地聘请了649人从事环卫、管理、司机等工作，大多都是和叶淑珍年纪相仿的老年农民，他们每月能收入800到2000元不等。

“现在垃圾基本能做到收集运输全封闭，整体环境好了很多。一旦发现哪里有问题，一个电话就有专人来处理。”王永锋认为，打造美丽乡村，农村环卫保洁市场化将是大概率。

当然，对于农村环卫保洁“怎么干好”，青铜峡市仍在探索。比如他们正在考虑增加农村环卫投入让企业从生活垃圾处理扩大到建筑垃圾、农业垃圾以及垃圾分类，同时，农村生活垃圾是否需要“日产日清”也正在摸索中。

“与城市垃圾对比，农村垃圾组成和存量都不一样，夏季自然要‘日产日清’，但其他季节可以两三天往垃圾转运站清理一次，也能减少人力、物力投入，降低政府成本。”杨进华说。(记者艾福梅、谢建雯)新华社银川12月25日电

## 村庄改社区助力乡村振兴



▲上图为12月20日拍摄的青城镇菜园村村民韩盼岗(左)和爱人在青平社区新居客厅内；下图为12月20日拍摄的韩盼岗(左)和爱人在旧居客厅内(拼版照片)。2016年起，山东省青州市青城镇将村(居)规模调整工作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先后投入3亿元，建设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的青平社区。2018年，15个自然村的近3000居民陆续搬入新型农村社区。新华社记者朱峰摄